

## 此心安处是吾乡

莫言、阎连科等人的乡土，一如徐克式的武侠，黄沙漫天，拳拳到肉；而刘震云的乡土，更像李安式的武侠，竹林白衫，刀光剑影。

□ 撰稿 | 刺猬猬

在中国当代“乡土文学”系列作品中，我感觉刘震云的作品一直是个非常独特的存在。他虽然也写农村——老家河南延津县，但是很难用“农民”来指称故事里的人物；他笔下的乡土不是工笔的皱纹、汗水、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而是泼墨的大地、大河、人常倚壁临渊，很有些古意。当代作家对乡土描画的不同质感，在我看来很像不同电影导演对武侠的诠释：莫言、阎连科等人的乡土，一如徐克式的武侠，黄沙漫天，拳拳到肉；而刘震云的乡土，更像李安式的武侠，竹林白衫，刀光剑影。

看过《一日三秋》，这种感觉更强烈了。故乡更加诗意缥缈，成了刘震云笔下的一场梦。一位在延津活了三千年却依然如十七八岁少女的仙女花二娘，每晚走进延津人的梦中讨要笑话。笑话好笑，便赏个红柿子；不好笑，就变成一座山把人压死。正因为有生命之虞，延津人才有了幽默的基因。梦与现实，便有了寓言般的勾连。

“一日三秋”是一块门匾，也是一首笛曲。主人公明亮原名翰林，因为小时候总说眼前黑，被奶奶改名为明亮。可能是被名字耽误了前程，原本有“牛顿”绰号的明亮高一就辍学了，跟着“天蓬元帅”饭馆的老黄学炖猪蹄。饭馆后身有条河，河对岸是一大片田野。明亮就常常过了桥，在田野边吹笛子。开始他照着现成的曲子吹，后来就照着自己的心思随意吹开去。曲子里是满满的回忆：三岁时在豫剧里扮演白娘子的妈上吊了；六岁时他把妈的剧照扔到长江里，看见妈从剧照上站起来，在长江边起舞；奶去逝了，他从武汉回到延津，见院子里那棵两百多岁的枣树也随妈死去了……他有时边吹边暗自落下泪来。

这些曲子里藏的心情，只可意会，无可言传。明亮想：“如果能够言传，能用白话说出来，



《一日三秋》  
刘震云著  
长江新世纪·花城出版社 2021年7月

还吹笛子干什么？”

少年明亮没了妈、没了奶、没钱买车票、没了学业、去炖猪蹄……生活辛苦；成年后他被全县人嘲笑、离开家乡完成了心灵“逃荒”又遭人欺凌，受尽屈辱却无法向外人道，辛苦变成酸涩；快五十岁的年纪终于把炖猪蹄的事业做到五家分店，过上了体面的生活，他已多年不再吹笛子了。我想，这并不是因为他找到了知音，无须以笛曲抒怀，而是他已经结束了心灵逃荒，在西安扎下根来，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了。

直到有一天，明亮听说多年前奶院里的那棵死去的枣树，树心被打成一块门匾，题着“一日三秋”。那块匾已寻不见，又意外得到一块赝品的匾。当夜，明亮梦回延津，梦里这块匾又变回那棵两百多岁的枣树，不在奶院院里，却长在延津渡口，一群人 and 动物围在大树下喷空（河南方言“聊天”）。大家时而哈哈大笑，时而热泪盈眶。明亮在梦里拿起笛子，想吹的正是：《一日三秋》。

这一极盛之中的至悲，让我想到《红楼梦》中贾府的最后一个中秋。中秋前夜宁府家宴时祠堂里已闻叹息，预示大厦将倾，大观园里病的病，倦的倦，散的散，亡的亡，唯贾母强颜欢笑张罗宴饮，说“如此好月，不可不闻笛”。又道：“音乐多了，反失雅致，只用吹笛的远远地吹起来，就够了。”其实笛声呜咽，本是悲音，中秋盛景之下不正呼应了前夜宁府祠堂里的那声叹息吗？

“一日三秋”，无论是笛曲还是门匾，因为梦中盛景，都有了“欲将沉醉换悲凉，清歌莫断肠”的意味。如果话能出口，还吹笛子干什么？如果笛声里什么都有了，还写皱纹汗水、黄土苍天干什么？

### 书讯

#### 《雷蒙德·卡佛访谈录》

每一个被贫穷生活淹没的人、每一个被家庭琐事牵绊的人、每一个热爱文学与写作的人，都会在卡佛的谈话中得到共鸣。二十三堂大师亲授的创意写作课，清晰展现卡佛创作理念与创作发展脉络，完整收录卡佛私人作家清单。

看卡佛手把手教你写作：要真诚，不要耍花招，要开个好头，不要把好东西留到作品后面再写……